

《世说笺本》的训诂特点及文献价值*

张 玉 梅

内容摘要:哈佛所藏《世说笺本》1826年日本刻本和哈佛、韩国所藏《世说新语补》1586年刊本是配套的训诂书,前者为笺注本,后者为被笺本。从文本内容看,《世说新语补》和《世说笺本》均具有较好的文学价值。《世说笺本》不仅有与传统训诂一致之处,如以释词为核心,也注重解释单字,也解释句意、段意、语法、修辞、文体等。同时它也有自己的个性,即两用史注之法。征引训释成果时,除了采纳中国学者旧注之外,也精采日本学者的训释成说,显示出其作为日籍著述的域外特点。打破了传统训诂不引文学评点的惯例,在其广征史籍、中日、传统小学文献的同时,也精简录入并注解文学评点,甚至自身也加入文学评注。

关键词:《世说笺本》 《世说新语补》 文学史价值 训诂学史价值

《世说笺本》刻本于文政丙戌年(道光六年,1826)由日本桥路本石町问屋发行,为日本学者秦鼎(士铉)父子针对《世说新语补》而作的笺注书,现藏哈佛大学图书馆。与传统古籍文献相比,《世说笺本》特点显著:它的作者不是中华本土学者,而是清代邻邦的日本学者。鉴于此书的良好声誉^①和显著特色,及目前学界对其尚未深入研究的状况,本文拟从传统训诂视角切入,总结、考察其文献特征及价值。

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“《王世贞全集》整理与研究”(12&ZD159)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-重点项目“汉字取象研究”(项目号:13ZS015)、上海交通大学文理交叉项目“鲁汶大学馆藏汉语基督教典籍整理与研究(训诂学)”(15 JCZY02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①马兴国:《〈世说新语〉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》,《东北师大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1989年第3期,第81-82页:“江户时代是日本世说研究的鼎盛时期,研究著作不下20余部,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我国的同期研究水平。论其特点,一是主要以《世说新语补》为研究对象……三是研究的重点都集中在语音注释和出典考据上……《世说笺本》被誉为诸本世说注释的集成。”

因本文论题在于《世说笺本》，而《世说笺本》又基于《世说新语补》而作，所以下文首先简介此二书的基本情况。所研究的二书版本分别为：署名日人秦鼎校读《世说笺本》，日本文政丙戌年刻本；明人王世贞删定《世说新语补》，万历丙戌年（1586，据陈文烛序）刻本。

一、《世说新语补》与《世说笺本》的作者及成书时间

关于《世说新语补》的作者，王世贞为该书所作序有清晰表述：

余少时得《世说新语》善本吴中，私心已好之，每读辄患其易竟；又怪是书仅自后汉，终于晋。以为六朝诸君子，即所持论风旨，宁无一二可称者？最后得《何氏语林》，大抵规摹《世说》，而稍衍之至元末；然其事词错出，不雅驯，要以影响而已。至于《世说》之所长，或造微于单辞，或征巧于只行；或因美以见风，或因刺以通赞，往往使人短咏而跃然，长思而未罄，何氏盖未之知也。余治燕、赵郡国狱，少闲无事，探囊中所藏，则二书在焉。因稍为删定，合而见其类。盖《世说》之所去，不过十之二，而何氏之所采，则不过十之三耳。余居恒谓：宋时经儒先生，每讥谪清言致乱，而不知晋、宋之于江左一也。驱介胄而经生之乎？则毋乃驱介胄而清言也。其又奚择矣！^①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曾对《世说新语补》的删定者为王世贞提出过否定，不过其说法失之主观和误解，已有学者作过驳正^②。虽然没有亲自刊印，甚至有所散佚，但王世贞删定《世说新语》，并择采《何氏语林》，终成《世说新语补》，这是有据可查的史实。本文认同王世贞为《世说新语补》的删定者，下面再为此增补三条旁证：

1. 明臣朱之蕃（？-1624）曾于丙午仲春（1606）入访朝鲜，并带去一些中华书籍作为礼品，其中就有《世说新语补》。这件史实在朝鲜学者李宣显（1669-1745）的《陶谷集》中有所记录：

其谈论风标之文字，则无不澹雅可喜，此刘义庆《世说》所以楮人墨客所剧嗜者也。因此想当时亲见其人听其言语者，安得不倾倒也。明人删其芜，补其奇，作为一书，诚艺林珍宝也。朱天使之蕃携来，遂为我东词人所欣睹焉。^③

李宣显这里提到的《世说》有“明人删其芜，补其奇”之说，显然应该是《世说新语补》。朱之蕃以明朝官员身份携带的礼品书《世说新语补》应该是当时的正规书籍，所以上面李宣显所说的作者信息，较为权威可信。

①王世贞：《世说新语补序》，万历丙戌（1586）刻本。

②胡海英：《〈世说新语补〉成书与版本考》，《古典文献研究》2014年第1期，第206页。

③陈文新、[韩]闵宽东：《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70页。

2.名臣朱之蕃携王世贞删定的《世说新语补》入朝,在朝鲜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文人许筠的《丙午纪行》(1606)中,和他后来所作的《世说删补注解·序》中^①。

3.《世说新语补》传入后,朝鲜王朝对其进行过原本的重刊。据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《晚松文库·汉籍目录》记载,朝鲜肃宗时代三十四年(1708)《世说新语补》用原文出版^②。该书书名为《世说新语补》(20卷6册,20卷7册),页面信息为:

刘义庆(宋)撰,刘孝标(梁)注,刘辰翁(宋)批,何良俊(明)增,王世贞(明)删定,王世懋(明)批释,钟惺(明)批点,张文柱(明)校注,总20卷7册,……有界,注双行,内向双鱼尾……序文中有嘉靖丙辰(1556年)……王世贞撰,万历庚辰(1580年)……王世懋撰,乙酉(1585年)王世懋再识,万历丙戌(1586年)秋日沔阳陈文烛玉叔撰的记录。纸质是朝鲜楮纸。

这条书目信息与韩国藏书阁的《世说新语补》是一样的。韩国藏书阁所藏《世说新语补》也见藏于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。上面所列为这部书正文前的若干篇序或跋,清晰标示着作者信息,王世贞为删定者。

关于《世说笺本》的作者与成书时间,本文主要考察了两部善本书目信息。一为哈佛藏书,一为韩国藏书。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《世说笺本》封皮印有发行信息,一纵行从上至下,依次为:“书物类地本类”(小字,双行);“问屋”(大字,单行);“江户日本桥通本十町十轩店西侧本店”(小字,双行);“西村源六”(大字,单行)。其扉页标有作者信息,从右向左三行,依次为:“尾张秦士铉先生校读”(字较小,单行);“世说笺本”(大字,单行),下接“全部十册”(小字,双行);“文政丙戌春新刻”(字较小,单行)。所以该书作者为日本学者秦士铉,刊印于日本文政丙戌年(1826),由江户(今东京)日本桥通本十町十轩店西侧本店的问屋印行或售卖。秦士铉,名鼎(1761-1831),字士铉,号沧浪、小翁,日本美依人。秦鼎另校刻有《今世说》八卷及其他汉籍多种。

韩国高丽大学所藏《世说笺本》扉页有三纵行信息,从右向左,依次为:“尾张秦士铉先生校读”(较小字,单行);“世说笺本”(大字,单行),后接“全部十册”(小字,双行);“大阪书林 冈田群玉堂制本”(较小字,单行)。正文前依次有文:石庵主人源海辅《世说笺本序》、王世贞《世说新语补序》、王世懋《世说新语补序》、王世懋《世说新语补再识》、陈文烛《刻世说新语补序》、王泰亨《题世说新语补后》、李卓吾《世说新语补凡例十则》、李卓吾批点《世说新语补》旧序二首(刘应登序、袁褰序)、《世说》旧题一首旧跋二首

①详参孙勇进:《朝鲜王朝时期的〈世说新语〉在韩传播》,《文学与文化》2015年第2期,第69页。

②闵宽东:《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研究》,学林出版社,2010年,第66页。

(按:此“旧题”未署名;跋之作者:董弅、陆游)、《何氏语林》旧序二首(文徵明、陆师道)。以上除了第一篇序文之外,其余序或跋与哈佛藏书完全一样。正文版式,内容,二书全部一样。韩国藏本正文结束后,加印一页,上面的文字为“诸国通书肆”,以及“东京,北畠茂兵卫”,“同稻田佐兵卫……”等从右向左,一共16纵行假名。

与哈佛藏书所不同者,此书书前多出一篇序,为日人作所。观此序文,作者为秦鼎弟子:“吾师沧浪先生尝标笺《世说新语》,未卒业而有梁坏之叹矣。其嗣无疆君克继其志,而笺本成矣。先生尝嘱序于予,予今为之。无由复质之地下,因援《四库全书》中论《世说新语》者,揭之卷首,以代予序云……天保己未秋七月,东都,石庵主人源海辅识。”由此可知,秦鼎书未成而人先逝,其子继承父志,最终完成《世说笺本》。即此书的实际作者为秦鼎、无疆父子二人。这篇序文的作者为秦鼎弟子,受托于其师未亡时。书成之后,以四库全书之文代序于书前。按照书序作者源海辅所记,此书刊印于日本天保己未年,即道光十一年(1831)。

综合而看,韩国藏本与哈佛藏本属于同一系统刻版,但是各自印行时间不同,韩国藏本在书首加印了序,在书末加印了发行信息。

此处仍有一个疑问:关于《世说笺本》作者的生卒年和该书的刊刻年代,按照韩国藏本源海辅所记,则刊刻时间为1831年,比哈佛藏本的1826年晚了5年。作者秦鼎的生卒年若为所见两篇文章所言^①,卒于1831年,则这个时间与哈佛藏本的1826年有冲突:秦鼎未逝,书尚未成,何以刊刻?更何况秦鼎逝世之时,书稿尚未完成,即付之刊刻了吗?存疑待考。

二、《世说笺本》与《世说新语补》之关系

《世说笺本》为笺注本,《世说新语补》为被注本,二者是配套的训诂书。

查其书序或跋,《世说新语补》正文前列有序或跋依次为:王世贞《世说新语补序》、王世懋《世说新语补序》、《世说新语补再识》、陈文烛《刻世说新语补序》、《世说新语补》旧序二首(刘应登序、袁褰序)、《世说》旧题一首旧跋二首(题:未署名;跋:董弅、陆游)、《何氏语林》旧序二首(文徵明、陆师道)、附《释名》、《世说新语补》目录(二十卷,始于德行,终于仇隙)。

《世说笺本》正文前的序或跋依次为:石庵主人源海辅《世说笺本序》(韩国藏本)、王世贞《世说新语补序》、王世懋《世说新语补序》、《世说新语补再识》、陈文烛《刻世说新语补序》、王泰亨《题世说新语补后》、李卓吾《世说新语补凡例十则》、李卓吾批点《世说新语补》旧序二首(刘应登序、袁褰序)、

^①马兴国:《〈世说新语〉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》,《东北师大学报》(哲社版)1989年第3期,第83页;王能宪:《〈世说新语补〉在日本的流传与研究》,《文学遗产》1992年第2期,第112页。

《世说》旧题一首旧跋二首（按：此“旧题”未署名；跋之作者：董弁、陆游）、《何氏语林》旧序二首（文徵明、陆师道）。

比较的结果，《世说新语补》比《世说笺本》多一个“附《释名》”、一个“《世说新语》补目录”，《世说笺本》比《世说新语补》多一个“王泰亨《题世说新语补后》”、一个“李卓吾《世说新语补凡例十则》”，其他序或跋二书全同。

查其正文，二书均为20卷。正文内容分布的不同主要在于《世说笺本》将《世说新语补》的7册内容分布到自己的20册之中。分布的方法是：第1册二书相同，都是收入序跋和第一、二卷。从第2册开始，《世说新语补》每册收入三卷，《世说笺本》每册收入两卷。内容的门类是二书全部相同，均为36篇（以下用分号隔开每一篇）：德行上、德行下；言语上、言语中、言语下；政事；文学上、文学中、文学下；方正上、方正下；雅量上、雅量下；识鉴；赏誉上、赏誉下；品藻上、品藻下；规箴上、规箴下；捷悟；夙惠；豪爽；容止；自新；企羡；伤逝；捷逸；贤媛；术解；巧艺；宠礼；任诞上、任诞下；简傲；排调上、排调下；轻诋上、清诋下；假譎；黜免；俭嗇；汰侈；忿狷；谗险；尤悔；纰漏；惑溺；仇隙。正文文本最大的不同是，《世说笺本》比《世说新语补》多一个眉批栏，内容为校读者秦鼎之笺注。文本内具体的不同主要为《世说笺本》所录《世说新语补》与韩国藏本或哈佛藏本的《世说新语补》时见个别字词的异同，比如，一作“使者未敢遽送于宅门”，一作“使者未敢失礼遽送于宅门”，前者“未敢”后无“失礼”二字；一作“周公可得言不知邪”，一作“周公可得言不知耶”，二者有使用句末语气词“邪”与“耶”的不同；一作“祢衡被魏武滴为鼓吏”，一作“祢衡被魏武滴为鼓吏”，二者用字有“鼓”与“鼓”的不同；一作“衡扬枹为《渔阳掺》”，一作“衡扬枹为《渔阳掺挝》”，二者有“挝”与“挝”的不同；一作“衡称疾不肯往”，一作“衡称疾不肯”，二者有“往”与“往”的不同；一作“会稽孔闇粗有文笔”，一作“会稽孔顛粗有文笔”，二者用字有“闇”与“顛”的不同，等等。疑为抄写时脱文、衍文之误和改用异体字的不同。

综上所述，二者是配套的训诂书，《世说笺本》是《世说新语补》的笺注本。

三、《世说笺本》的文学价值

对《世说笺本》（包括它所录入的《世说新语补》文本）进行整理和研究可增补文学史研究的不足，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。

下面谨以一则新增故事为例，分析其文本情况及文学样貌，以讨论《世说笺本》的文学价值。例文格式为：首段是《语林》文本，第二段是《世说新语补》文本，第三段是《世说笺本》的笺文部分。文本中加着重号的为《世说新语补》较《语林》扩增的内容：

殷仲文尝劝宋武帝畜妓，帝曰：“我不解声。”仲文曰：“但畜，自解。”

帝曰：“畏解，故不畜。”（《续晋阳秋》曰：仲文，字仲文，陈郡人。祖融，太常。父康，吴兴太守。仲文为桓玄咨议参军时，王谧见礼而不亲，卞范之被亲而少礼，其宠遇隆重兼于王、卞矣。玄篡位以佐命，亲贵、舆马、器服穷极绮丽，后房妓妾数十，丝竹不绝音。玄败，先投义军，迁侍中，以罪伏诛。）（《语林·卷四言语第二上》）^①

殷仲文（《续晋阳秋》曰：仲文字仲文，陈郡人。祖融，太常。父康，吴兴太守。仲文为桓玄咨议参军时，王谧见礼而不亲，卞范之被亲而少礼，其宠遇隆重兼于王、卞矣。玄篡位以佐命，亲贵、舆马、器服穷极绮丽，妓妾数千，丝竹不绝音。性甚贪吝，多纳贿赂。家累千金，常若不足。玄败，先投义军，迁侍中尚书，以罪伏诛。）劝宋武帝畜妓，帝曰：“我不解声。”仲文曰：“但畜，自解。”帝曰：“畏解，故不畜。”（《宋书》曰：帝姓刘氏，讳裕，受晋禅。清简寡欲，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，无纨绮丝竹之音。在位三年。）（《世说新语补·卷四言语下》）

咨议参军，玄之属官。王谧、卞范之为桓玄属官。桓玄废晋帝篡位，国号楚。刘裕等起兵讨桓玄，斩之。晋帝复位，谓之义军。投，投降也。若解，则不能自己。清简寡欲之人，篡人国家，何等寡欲！（《世说笺本·卷四言语下》）

以上“殷仲文”事选自《语林》，原文注以《续晋阳秋》。故事通过殷仲文与宋武帝的一番对话，刻画出宋武帝自律寡欲的形象和殷仲文穷极纵欲的形象。二者个性鲜明，对比强烈。褒宋武贬仲文，态度判然。

《世说新语补》对《续晋阳秋》有所增补，并将注释扩充到《宋书》内容。所增补殷仲文“性甚贪吝，多纳贿赂。家累千金，常若不足”的情况，进一步加深了其纵欲贪婪的人物内涵。所增补刘裕后庭“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，无纨绮丝竹之音”的情况，进一步加强了宋武“清简寡欲”的正面印象。可见《世说新语补》所增在注释部分，意在强化原文人物性格。

《世说笺本》除了照录《世说新语补》文本外，笺注内容可分两块，一块为疏通文意，内容较多，一块为加以评点，篇幅较小。疏通文意的，如解词的“咨议参军”、“义军”、“投”等，解释句子深层含义的“若解，则不能自己”，加注史实帮助理解的，如桓玄篡位、刘裕讨伐、刘裕篡位等。查于史实，刘裕于永初元年（420年）废掉晋恭帝而自立，自此开始南朝历史。加以评点的是最后一句：“清简寡欲之人，篡人国家，何等寡欲！”此评可谓一语中的，将故事中刘裕看似“清简寡欲”，实则觊觎人国的形象做了深度的挖掘和揭示。

如果说《世说新语补》承续《语林》内容，意在横向丰赡和补充原作，那么《世说笺本》除了基础的文意疏通以外，则部分地逆转了故事导向，对原作深

^①《语林》原文“畜妓”用异体字“伎”。[明]何良俊撰：《语林·卷四言语第二》，《钦定四库全书》第1041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498页。

度做了纵向开掘:故事从赞扬刘裕清简寡欲,变为讽刺其包藏大欲,篡人家国。从写法上看,如果说《语林》所叙,重在将刘裕与殷仲文两相对比,形成一褒一贬;那么《世说新语补》则援引更多材料和史实,从而加厚了原有的人物刻画;而《世说笺本》则将既有故事做了导向偏转和深度开掘,最终达成嘲讽性的针对刘裕的人物批判。

这则殷仲文劝宋武帝畜妓的故事,如果说《语林》本身选材好,慧眼识珠,以简练之笔刻画了刘裕和殷仲文两个形象,那么这也恰恰呼应了王泰亨“弇州巧于见长”的评语,因为是王世贞做了删定工作,将这则故事选入并予丰富。而《世说笺本》则再作史实补充,不仅文意疏通详尽,而且文学点评入木三分。

总之,《世说新语补》较《世说》原本,风格相承,内容拓宽,可见王泰亨所言“宛然而接嵇、阮之清狂,耳聆刘、许之玄理,目触王、谢之琳琅,忘其为晋以后事矣”实不为过。而《世说笺本》又在前两者基础上锦上添花,在纵与横两个方向并有拓展,于其文学价值而论,又增彩焉。

四、《世说笺本》的训诂价值

《世说笺本》及其所注释的《世说新语补》具有训诂价值,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可增补训诂学史研究的不足,这是该书另一个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传统训诂,无论训诂学教材,还是训诂学史著述,目前都不包括外籍学者作品。但是全面考察《世说笺本》的文献特点,我们能得出一个客观结论:这部屡经历代和中日学者整理,文本跨度直到明清时期的训诂文献,属于中古、近古语料,不仅它们本身具有丰富的训诂内容,使用了多种训诂方法,因而具有可贵的训诂价值;而且对它们作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是必要的,对与之同类的材料作整理和研究也是必要的,将其纳入训诂学史具有重要意义。

关于二书本身的训诂价值,以下谨以一则实例分析:

玄宗尝赐酺三日。上御五凤楼,观者喧溢,乐不得奏。金吾白挺如雨,不能遏止。上患之。高力士奏:河南丞严安之为理严,为人所畏,请使止之。上从之。安之至,以手板绕场画地,曰:犯此者死。于是三日,指其画以相戒,无敢犯者。(《封氏闻见录》^①曰:严安之为赤县尉,力行猛政。)(《语林·卷六政事》)

玄宗尝赐酺三日。(《汉书》注曰:汉律三人以上无故饮酒,罚金四两,故以赐酺为惠泽。唐无酺禁。赐酺者,聚作伎乐,高年赐酒面也。)上御五凤楼,观者喧溢,乐不得奏。金吾白挺如雨,不能遏止,上患之。高力士(《唐书》曰:高力士,冯盎曾孙也。冒姓高氏,武后敕给事左右。玄宗时,历开府仪同三司,后除籍。流巫州,卒。)奏:河南丞严安之为理严,为人所畏,

^①《语林》原文为《封氏闻见记》,此依《世说新语补》和《世说笺本》统一为《封氏闻见录》。

请使止之。上从之。安之至，以手板绕场画地，曰：犯此者死！于是三日，指其画以相戒，无敢犯者。（《云溪友议》曰：严安之，定之昆弟也。安之为长安戎曹，权过京尹。《封氏闻见录》曰：安之为赤县尉，力行猛政。）（《世说新语补·卷四政事》）

酺，饮酒作乐也。《通鉴》：开元二十三年正月，都城酺三日，上御五凤楼。李云：即此是乐，安用奏乐？金吾，秦为中尉，汉武帝名执金吾。颜师古云：金吾，鸟名，主辟不祥。天子出门行，主先道，以御不祥。《古今注》：金吾，棒也。以铜为之，黄金涂两末。圣历初，岭南讨击，使李千里进二阊儿，其一力士也。内官高延福收为假子，冒其姓。冒，蒙也。犹圭璧之有冒。除籍，有罪除名籍也。理，即治也。《云溪友议》，唐范摅著。《集成》：定之疑当挺之。手板，笏也。晋宋以来，谓笏为手板。戎曹，兵曹也。《史记·邹衍传》：中国谓赤县神州。今此则谓畿内之地。（《世说笺本·卷四政事》）

以上所载玄宗“赐酺三日”事见录于《旧唐书》，不过《旧唐书》只有“赐酺三日”这四个字，未录更多内容。《语林》则讲述了一则故事，其中有严安之为主要人物，有玄宗和高力士为次要人物。主角严安之“以手板绕场画地”的刻画形象生动，所言“犯此者死”足令风云变色，而其人一到则操控全场的效果亦与先前“金吾白挺如雨，不能遏止”的局面对照鲜明。《语林》注释并补充《封氏闻见录》所载：严安之乃赤县尉，有猛政之风。于是一个雷厉风行、办事严猛的县尉形象呼之欲出。

《世说新语补》先是援引《汉书》注，交代“赐酺”含义及其历史变化，后又引《唐书》补充次要人物高力士简况，最后引《云溪友议》补充主角严安之在长安的任职、其权大过京尹等况。合《语林》原文与《世说新语补》所扩充，严安之这个人物身份清楚，个性鲜明，故事亦情节生动。《世说新语补》的补注与刘孝标注风格一致，重在援引史料，扩充人物史事。

《世说笺本》在词意疏通方面做了较多工作，这是该书最突出的训诂特点。它重点解释“酺”、“冒”、“除籍”、“理”、“手板”、“戎曹”、“《云溪友议》”等疑难词语或当解词语，尤其引颜师古注和《古今注》说明“金吾”的词源来历、词义演变、主要功用等，还引《史记》交代“赤县”的借代义“中国”及语境意“畿内之地”。当然，它也引《通鉴》交代玄宗酺三日的具体年月，又补充高力士的出身故事，这是和刘孝标注一脉相承的史注训诂笔法。

谨由此总括《世说笺本》一书的训诂特点，可以从与传统训诂同与异两方面辨析。

与传统训诂一致的方面：第一，它也以释词为核心，本文前面所举“殷仲文尝劝宋武帝畜妓”和“玄宗尝赐酺三日”二例均可见一斑。具体而言，它也使用传统训诂的方法释词，比如使用“某，某也”的训释格式，使用“某音某”的注音方法，使用“某，音某，某貌”的兼注音与摹状的句式，使用“某，某某切”的

切音法等；它解释词意时，也不仅解释本义，还解释引申义、比喻义，或者语境义等。第二，它也注重解释单字。比如“柙、匣并通用”、“衽与衽同”是在讲异体字。“属、嘱，托也”、“亭，停也”时，除了是以声训解词义外，也是在解后起字与本字的关系。“柎，俗作楠”解的是正、俗字的关系。“常、尝通”解释的是假借字。第三，它也解释句意、段意、语法、修辞、文体等，这些都是训诂内容方面的相同。第四，训诂方法上它也与传统训诂有很多一致之处：首先，它广泛征引史籍文献做注，继承了《世说新语》刘孝标注的史注特点。其次，它注疏字词时常引用《说文》、《释名》、《尔雅》等传统小学工具书。最后，它也通过考察社会文化疏通文意。第五，它也校勘版本同异，用以核实文句，精确文意。

与传统训诂有所差异之处，往往显示出《世说笺本》的个性。比如，它虽然也广引史籍作注，但它实际上两用了史注之法。即，一方面它与刘孝标注一样，广引《晋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宋书》等以扩增人物的生平、史传材料，另一方面它之所引也侧重文化内涵、典章制度等以求词语、句意等的源流始末。又如，征引训释成果时，除了采纳中国学者旧注之外，它也精采日本学者的训释成说，显示出其作为日籍著述的域外特点。所采日人著述文献，主要为江户时代《世说新语补》研究的代表作，如桃井源藏之《世说新语补考》、和尚竺常之《世说钞撮》、平贺晋民之《世说新语补索解》等。再如，它打破了传统训诂不引文学评点的惯例，在其广征史籍、中日、传统小学文献的同时，也精简录入并注解文学评点，甚至自身也加入文学评注（如前文举例评刘裕之“清简寡欲”），而且它将客观的中国史注、小学文献之注、日本文献注释等，与偶尔选录的生动形象的带有主观色彩的文学评点融为一体。

上述种种，给我们一个总体印象：《世说笺本》一方面与本土学者的研究几无差别，它就是在做传统的训诂工作，甚至它还当得上“优秀”的训诂学笺注本。另一方面，《世说笺本》又来自异域，带着日本学者的独特印记，有着不同于中国本土训诂的特色。

【作者简介】张玉梅，女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：古代汉语和古典文献。